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二十四
孟子萬章上

113

863

24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二十四

童嘉駒幼千

丹陽吳荃蓀右彙輯

受業門人劉鶴齡天與全校

孟子

周陟嚳輯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章全旨

通章以怨慕二字作主。次節辨其怨已而非怨親。三四節極言其怨慕之誠。末則指其心而贊其為大孝也。○怨慕二字不平。怨即慕之迫切。處括盡怨慕本意。只在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一句說。怨猶有怨親可疑。說憂則別無可說。故拈憂字。替怨字。極醒。任天下可悅。可樂之事。皆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可以解憂。則其怨慕之事。切自不向常人遙遷之情。所以終身慕而為大孝。前兼言怨慕後。只言慕者。蓋既得乎親。則無所怨也。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

也孟子曰怨慕也

號乎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閭下謂之旻夫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參淺說萬章問曰嘗聞舜耕歷山時以事親也每往于田便號泣而呼旻夫不識舜于父母之間有何故而號泣也孟子曰人情有所抑鬱未遂則怨有所懷念不舍則慕舜當日不得乎親怨慕之切是以呼天號泣以明其不得已之心也析講怨者戚戚然如有所歉慕者皇皇然如有所求看來不得乎親則怨不得而求得則慕故先言怨勿如常解慕而不得則怨倒置說○怨慕也且勿露出怨已妨下萬章之問○蒙引新安謂惟順于父母以上言怨也人少節言慕也此說恐未盡然謂人少一條是言慕而無怨意固是但惟順于父母以上如何只說是怨而無慕蓋怨只是怨已之不得乎親則自不容不慕親矣若五十一而慕則不必言此時猶有怨在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

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夫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怨去聲夫音扶恕苦八反其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恕無怨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令參萬章不悟孟子怨慕之言謂是怨親曰聞之為子者父母愛之則喜得親而不忘父母惡之雖至于勞而不怨然則舜之號泣猶于親有怨乎曰非也昔長息問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為躬耕以養親也則吾既得聞命于夫子矣號泣而

呼晏夫又呼父母則吾不知其何心也公明高曰舜之號泣是聖人至孝苦心所在非爾所能知也吾推夫公明高之意以孝子之心每欲得乎親既不得乎親必不是慈然不介懷其心以為我竭力耕田亦惟供為子職而已矣自耕田之外所當供者何窮今父母之不我愛必是子職猶未盡而有罪以致之也但不知於我子職未盡處是為何罪以致此哉求其故而不得所以呼天而號泣也公明高之意如此然則所云怨慕之意是不勝責怨于已而思慕乎親也豈怨親之謂乎

析講此節發明怨慕二字之意父母四句重不怨邊勞是受筆捷之苦○然則舜怨乎與則吾不知也二問俱疑怨親非爾所知只重舜心難測上○夫公明高以下是孟子推他不長息蒼之意慈與怨字對說個不若是慈正是慕之不客自已處○夫公明高至于我何哉作一氣讀我竭力耕田四句極力形容大舜怨慕心事于我何哉有潛思默付于迴萬轉意亦是慕處此正說不得不怨之意已盡下文又挑剔言之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

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

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衆序舜之怨慕豈特躬耕歷山之時為然當四岳咸薦之初帝堯使其子九男事之于外二女妻之于內凡百官有司之使令牛羊倉廩之供奉莫不備具以事舜于畎畝之中于是天下之士翕然向慕多歸附而就之者帝知其德之可以禪帝位也且將與之相視天下而遂遷以與之焉可謂極其遇之隆矣常情于此宜何如其樂者而舜只為不順于父母其心就如窮人之無所依歸而不勝怨慕迫切之甚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此承上節意推進一步言舜雖處可樂之地無時不怨慕不但號泣于往田之際也帝使至之中供養之多也下好色段應此天下之士多就人心之附也下士悅

段應此帝將包得君之隆也下富貴段應此如窮人無所歸此句最形容得舜迫切之情下憂字正指此○事舜賦畝之中非事于歷山耕田處也舜自微庸已在此位為其自獻畝來故云遷者盡傳而付之也與胥字是兩層意順者喻親于道而親心未始有違也如窮人句須與上三項相反言如窮人無妻子之可養無人心之可依無富貴之可樂而身不自安心不自遂也○趙氏惠曰九男獨丹朱以胤嗣聞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于堯典○呂氏春秋堯有子十一人是丹朱不在所使之中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

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衆序如窮人無歸舜心之憂切矣其如何以解之哉天下之士悅之人情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之憂好色人情之所欲帝妻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人情之所欲舜之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情之所欲舜之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舉無足以解憂者舜之憂原不為是而為不順于父母也則亦惟順于父母論親于道而得其懽心然後可以解其窮人之憂耳舜之怨慕之事何如矣析講上文是說舜之事是此又孟子推述舜之心以解上文之意言舜之心是有如此者耳此二節內已見得舜終身慕父母了末節不過因此而贅其為大孝耳悅字即就字惟悅故就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

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

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太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舜直解舜之怨慕如此豈可求之人情之內哉常人少之時天性之良依依孺慕則惟知有父母及知好色則移慕父母之心而慕少艾及有妻子則移慕父母之心而慕妻子一至于仕則移慕父母之心而慕君倘不得于君則躁急熱中不能自抑此所以鮮能盡孝也惟大孝之人終身不失赤子之心愛慕父母一如孩提之日舉凡少艾妻子得君皆不足以移之也若此者其誰能之乎彼年至五十諸境備歷而猶慕父母者予於太舜見之矣此所爲慕以終身而爲大孝也歟析講此節只重大孝終身句上五句只是借常情以形之

得于君一句正形容慕君之心○蒙引上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樂而以不順乎親爲憂此則贊其異于衆人如此也○人少則慕父母是良心五十而慕是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仕則慕君此不過功名富貴之流若移孝爲忠又當別論○上說怨慕此只說慕字慕心即怨心也此節重大孝終身一句言五十已該終身蓋舜登庸時凡少艾妻子富貴已歷盡了此時猶慕則後來更有何物動他故謂之大孝○合舜之始終觀之方親之未順則勞而不怨其慕也舉天下無以加及親之已順則喜而不忘其慕也有天下而不與此舜所以爲終身慕親之大孝而于田號泣乃怨已慕親而非怨其親也不愈明乎如此收繳方有合答問本意

萬章章全旨

通章總是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意前二節以父母爲主因章以爲疑舜故以權字破之○後二節以傲衆爲主因章以爲疑舜故以誠字破之○不得娶者變也而處之以權則倫全矣謀殺兄者變也而處之以誠則恩全矣權與經合誠與明合所以爲聖人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

也宜莫如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懟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雖怨也舜父頑母嚚嘗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蔡序萬章問曰齊風之詩云娶妻當女之何乃為盡道必通姓名以告父母而後敢娶信如此詩之言也則盡道宜莫如舜今舜反不告父母而娶帝堯之二女何也孟子曰告而娶禮之常也而舜遇父母之變如告而父母或不悅其娶則舜必不忍逆親心而不得娶矣夫男女居室宗嗣所關人之大倫也如告而不得娶則徒廢人之大倫以取怨于父母耳是以寧不告也不告而娶既免于廢倫又不見懟于父母此舜之行權以善全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告則不得娶正答不告而娶

之問下數句詳不娶之為廢倫見告不可泥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

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合參章又問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以女妻舜而不告舜告其父母何也曰帝亦知舜之父母不可告若告焉而不樂其妻則舜必不忍違親之命而帝亦難強妻之也故但以君治之可妻則妻而不問舜之告與不告曉之知與不知也堯之曲為舜地者非

析講曉之令不行于君而可行于子舜之孝必從乎父而不從乎君不告而妻仍從舜之不忍逆親上起見正堯善為舜地全人骨肉之間非但慮曉之逆命也
○舜不告是主帝不告是賓勿平看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擒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箴，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泊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張都禮反，性女六反，性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捐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不得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

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珣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舜為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坐於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耳。忸怩，慚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舜序章又問曰：嘗聞舜之父母偏愛少子，常欲殺舜，聽象之謫，使舜完廩，捐階，舜既上廩，因捐去其階梯，瞽瞍遂縱火焚之。時則舜已先下而未得死，又使舜浚井，窮其井，舜已別出，瞽瞍未之知，乃從而下土以掩之。象以為舜死于井矣，乃自誇于父母曰：設此謀以擒蓋都君者，皆我之功。凡都君所有，父母當與我共之。如牛羊則歸父母，倉廩則歸父母，如干戈則歸朕。琴與箴則歸朕，二嫂使治朕棲，象于是往入舜宮，以分取之。但見舜先至宮，在牀鼓琴，象卒出于意外，乃飾詞曰：我因

思君鬱陶之其是以來見爾然觀其色則怵怵有愧焉而舜乃喜而謂之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之舜之言如此其時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孟子曰舜豈有不知者哉但兄弟之情出于天性聖人愛弟之心又倍于常人見象之憂則已亦憂見象之喜則已亦喜休戚相通有非形骸之所能隔者是以象喜為思君之言而舜亦喜

為臣庶予治之語也又奚計其他哉析講世儒疑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按虞書師錫一節則舜尚一女時瞽已允若而象已化其傲矣微獨焚廩浚井之事無之即不告而娶亦後人臆度之詞也○大全饒氏曰前章重在為不順于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兩句此章重在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兩句○臣庶于治亦是見其來而喜之因使為看視爾非以治理之責寄之也○王觀濤曰象憂二句不但見愛弟之情亦見聖人化境全不着處譬之手足慘怛心不寧手足康豫心便自得雖舜亦不自知其何為而然也○此節歸重弟上父母使舜皆象之謀也觀謨蓋句可見舜陶之言是象之喜舜臣庶之治是舜

之喜象象憂亦憂句伴說重在下旬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教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

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理之常也
參序章又問曰既知象將殺已而猶喜焉然則舜其偽喜者與曰謂喜為偽者非也昔者有人饋生魚于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私烹之飾詞反命曰始舍之水魚之困尚未舒圍畢焉少頃則洋洋焉稍縱矣遂悠然入水而逝校人之善于形容若此是魚不生于水而生于校人之口矣子產喜而嘆曰魚得其所哉魚得其所哉校人出乃譏之曰孰謂子產智乎既烹魚而食之矣尚信乎言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明于料事者當不如是矣即此一事觀之故凡君子難有先見之明可欺之以理之所無雖無逆許之情難罔之以理之所無彼象無愛兄之心而弟原有愛兄之道其飾以鬱陶之言而以愛兄之道來見是欺之以其方猶校人之欺子產也故舜誠心信而喜之猶子產之信校人也何偽焉
析講此節以子產例舜明其喜出於誠也故君子汎說可欺二句足上起下洋洋焉即接悠然而逝時講每添久之則攸然云本文無此一層註亦明白○大全許氏曰魚入水有攸然而逝之理弟思兄有鬱陶之理故子產與舜皆信之舜之

愛弟自天性況且又以愛兄之道感之乎是以欺者自欺舜不億其為欺也○引子產一段只取可欺以其方句

萬章章全旨

通章重愛弟之仁上封之者同是親愛其弟之仁而使弟代治亦是所以全其親愛無已之仁外註雖有仁至義盡之說不可並重重在仁上封之也二句乃一章眼目而大意只兩言以蔽之曰
仁人之于弟也親愛之而已矣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武王誤以為放焉
參直解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弟之大變也舜既立為天子之時當據法治罪以正人倫則但放置之何也孟子曰舜當日寔封之也惑者不知乃因其迹而以為放焉耳夫放之且不忍為况誅之乎
析講立為天子刑賞在手正當誅不弟者以勵天下乃天子

之事不是說復仇蓋萬章疑放之罪
輕曰是日日如此也放是安置之意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庫音鼻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
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
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各方命圯族治水無

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庫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庫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

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參序萬章曰舜為天子流象恭洧天足以感世之共工于幽州北裔放比周為黨之驩兜于崇山南裔殺負固不服三苗之君于三危西裔殛方命圯族續用不成之鯀于羽山東裔治此四之罪而天下咸服其用刑之當以其所誅者皆不仁也今象至不仁不滅四凶即以誅四凶者誅之亦奚不可顧序封之有庫有庫之人果何罪焉而遭象之虐仁人之用心固如是乎在他人之不仁則誅之以除民害在弟之不仁則封之以貽民害乎曰弟與他人原不同仁人之于弟也雖可怒而不怒無怒之可藏于心焉雖可怨而不怨無怨之可宿于心焉惟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則必欲其貴使惠流通有以遂其愛之之心也愛之則必欲其富使惠流通有以遂其愛之之心也今舜封象于有庫正富之貴之也苟身為天子富貴極矣而弟為匹夫聽其貧賤可謂親愛之乎此以知仁人之用心也矣可以待他人者例論也

析講流遺之遠去如水之流而不返也共工少皞氏之不才
子毀信廢忠靜言庸違天下謂之窮奇放誦拘之于此不得
他適也驩兜帝鴻氏之不才子與共工二人比周好行凶德
天下謂之渾敦三苗國名言三苗之君也書曰竄三苗而此
日殺者蓋三苗寔死于竄所故云三苗負固不服恃險為亂
故殺之鯀大禹父讎項氏之不才子天下謂之檇杭鯀左命
圯族治水無功故殛之殛訓誅猶言貶死也共驩不仁于其
身三苗不仁于其國鯀不仁于天下故總曰誅不仁象之不
仁以心之忍言就欲殺舜上見仁人仁字指一體之愛言仁
人視天下如一身也如是乎是字指下二句仁人固如是乎
三句作一氣讀要歸重在弟則封句不藏二句蒙引云仁人
只是無怨無怒非謂有怨怒而不藏宿也然謂之不藏宿者
由萬章立為天子則放之與所謂封之者生出二藏不宿四
字來蓋後曰為天子不追念前日殺已事似乎不藏宿了○
欲其富貴二欲字正仁人親愛之心篤摯處必藉富貴以行
其親愛者從身為天子看來○誅不仁也要見除民害意方
與有庠之人奚罪相對○**大全**饒氏曰仁人之于弟也六句
泛說仁人待弟之厚封之有庠五句方就舜說末二句反言

以決之也親愛只是仁義此一良全要發得仁字透○**顧麟**
士曰萬章問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猶云在他人之不
仁則誅之在弟之不仁則封之也意亦頗重流毒有庠意但
孟子於此方言兄弟至情不容不封封不暇為不暴有庠作
辨必俟下再問而後解之也然解不
暴有庠處仍是說舜親愛其弟處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
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
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
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
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
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觀也不及貢以

政接於有庫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此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參達章又問曰封與放本異也舜之十象既寔封之矣而或者顧以爲放何謂也孟子曰舜封象于有庫所以富之貴之以全吾待弟之情然未嘗任以政事而不得有爲于其國惟使吏代治其國而納其貢稅于象其寔而言之固謂之封也自其不得有爲而言之則有似于放故或者誤謂之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象亦豈得暴虐彼有庫之民哉汝謂有庫之民奚罪焉其疑可釋矣雖然舜之使吏治其國固是欲使象不得暴其民而其意猶有在也蓋舜愛弟之心無已欲常常而見之故使吏治其國使象無政事之拘得以源源而來也向使煩其弟以政事則彼不得源源而來而吾亦不得常常而見矣故古書曰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蓋天子當諸侯朝貢之日則以政事接見諸侯今不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是無時而不見無事而亦見也此正源源而來之謂

也何其親愛之無已耶此可見聖人仁之至矣所講不得有爲言生殺予奪之權不得自己施爲也使吏代治意頗重固是使之不得暴民尤以此使之不爲政事所羈得以常常相見故兩段俱與使吏句說不得暴民全民正所以全象假令象得有爲必且肆虐十國而爲四凶之續矣不及貢一句是古語不字貫兩句猶云不及貢期而見不以政事而見也引此以証源源二句○與象以國而不授象以權食象以稅而不任象以事處置得宜全在于此○豈得暴彼民哉只開豁他有庫之人奚罪焉句雖然一轉言舜之使吏代治其心不止于爲民又有這意思在仍說到親愛上去○存疑不及貢以政接相連讀凡諸侯朝于京師則述其所受之職朝于方岳則有止時同律許多事○大全南軒張氏曰或曰周公之于管蔡如之何蓋管蔡挾武庚以叛憂在社稷孽在生民周公爲國與亂也象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耳固不同也舜與周公之存心爲天理人情之至則一也

咸丘章全宣

此章首節辨無臣君之理中二節辨無臣父之理上是原事而斷其誣下是原心而斷其妄末節又引書所言能化其親以破父不得而子之說總之辨舜之不

臣堯只重在堯老舜攝一句見堯在時舜未嘗為天子那有南面臣堯之事辨舜小臣父只重在為天子父四句言舜方以得為天子而尊養其親那有臣父之理末節意不甚重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殛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乘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之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篇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但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泰存疑咸丘蒙惑于無聖之說乃問曰古語有云盛德之士德雖過于君亦當尊其君不得以君而為臣德雖過于父亦當尊其父不得以父而為子夫何舜向南面而立堯本君也率天下諸侯北面朝之是臣其君矣瞽瞍本父也亦北面而朝之是臣其父矣舜見瞽瞍其容有蹙然不自安者孔子有感而嘆曰于斯時也君臣父子之倫已亂天下殆哉岌岌乎

蒙所聞如此不知此語誠如是乎哉孟子曰否無是理也此非君子之言乃齊東野人目不睹禮義耳不聞訓典者之語也蓋當時堯老倦勤而舜特攝行天子之事也堯在時舜未嘗爲天子也我所謂堯老舜攝者何以証之堯典有曰舜攝位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天下百姓哀慕迫切如喪考妣三年之間四海皆遏密八音不作樂焉可見四海以堯爲天子也孔子平曰有言曰天無二日並照之理民無二王並立而治之理據孔子之言而斷堯典所載之事可見堯崩之後舜始即天子位也若堯未崩之先舜既爲天子矣堯崩而舜又率天下諸侯以爲堯服三年喪則當時堯一天子舜又一天子是一時而二天子矣于民無二王之義何在乎然則堯在時舜未嘗即位也明矣既未即位又何由有臣堯之理乎既無臣堯之理則其無臣父之理亦可見矣析講盛德之士三句古語本意是言君父不善不得及于盛德之臣子如末節孟子之意時人錯解引來爲責舜張本耳不得而臣子言君父安可當做臣子見德不勝分也○此非二句兼臣君臣父言堯老舜攝如代之主祭代之主事之類○堯老舜攝此孟子以已意斷其無臣父之事是辨論之主

引堯典及孔子之言以証明此句又以見其無臣父之理○趙注曰「王」言不得並也○孫疏竟氣往爲徂體竟隕爲落禮記生日父母死曰考妣○存疑放勳徂落云云分明堯是今天子了若舜既爲天子堯死而又率天下諸侯爲堯服三年喪豈不是兩個天子蓋堯坐定是一個了舜又是一個也豈有是理○三年二字連下四海句讀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

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予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衆大全丘蒙猶未喻故又問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夫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而居者莫非王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則率土皆舜臣矣譬賸雖父既在王土要亦王臣也敢問譬賸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天子

可臣其父之謂也乃行役大夫勞于王事不得歸養其父母而作也詩之意若曰今此莫非王之事凡爲王臣皆當服勞何獨以我爲賢而勞之也是莫抑王臣乃詩人之辭而賢勞失養則詩人之志詞所以宣志而志爲要矣故凡解說詩者不可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詞以詞之意非文之所能盡也不可以一句之詞而害作詩之志以志之蘊非詞之所能盡也惟是虛心平氣以我之意迎取作者之志優游玩味徐觀其立言本旨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不逆其志而但泥其詞而已則如雲漢之詩曰周家所餘之黎民至此無復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民真無遺類也惟以意逆之則知雲漢爲憂旱之故而其詞詞也奈何泥其非王臣之詞而疑天子可臣其父乎

析講此節蒙引詩以伸臣父之辨孟子言詩詞不可泥以明舜無臣父之理也引詩重疑莫非王臣句賢勞賢字以能任事言說詩四句重在不可害志上文一字也辭一句也志是作詩者之本旨以辭以字當泥字看如以辭至末一氣趕下見辭之不可泥如此普夫四句辭也賢勞失養志也周餘孑遺辭也憂旱志也不逆憂旱之志遂謂周民無遺種不逆憂

親之志便謂天子可臣父此是如何說詩○是詩二句言其引詩之非勞于王事四句原其作詩之志故說詩四句示以說詩之法如以二句折其說詩之病○逆亦有以千古而逆推千古而上因世論事之意○意是我之意志是詩人之志然此意非意想之意逆亦非億逆之逆乃是以我之真精神默逆之耳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養去聲

言替聘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參淺說且子亦知夫舜之為天子正所以成其至孝者乎夫孝子之于親也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故有至焉有未至焉彼身處貧賤之地雖能竭力以事其親亦可謂孝子未可謂

孝之至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其親焉彼身為諸侯大夫顯其親為諸侯大夫之父而養之以一國一家之祿亦可謂尊親未可為尊親之至也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觀夫舜受堯禪貴為天子尊其父為天子之父非諸侯大夫所可及也尊之至也養其父以天下之祿非有國有家所可擬也養之至也此舜之所以為至孝而可為法于天下也詩曰人能永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之法則其即舜尊親養親之至之謂也子以舜為天子可臣其父吾以舜為天子正所以尊養其父耳

析講大全輔氏曰上既言讀詩之法以破咸丘蒙之惑此又言尊親養親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已之理夫舜既為天子則替聘寔為天子之父備享四海九州之奉而舜為尊親養親之至矣故引下武詩以味嘆之以見如舜者然後可謂能長言孝思而為天下法則者矣豈有使其父北面而朝之理乎○孝子之至四句泛說輕為天子父四句着替聘說重看至是無復加之謂○養之至乃所以尊之也○孝字是綱養字是目但意一連看見得尊親養親之至乃為孝之至尊養內有思字意在思寔心也孝子之心未有不欲尊養其親者

然必至尊無二上以天下養乃能極其尊養之定而遂其尊養之心尊養之至則普夫率土為天子之臣者皆為天子之父之臣矣為天子父正應曉之非臣句蒙舜之臣曉却忘丁曉是他的父故孟子直說曉是天子父也既為父何得曰臣言念也虛齋曰則是則他一點尊養其親念頭皆思立身揚名以致尊養非個人則其為天子而以天下養也然却不重在天下則舜上重在舜孝可為天下則上左見舜孝之無可議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

父不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太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參漢說舜固無臣父之理矣然而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亦有

說也書曰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夔夔然齊栗而敬慎之至由是積誠所感瞽瞍亦信而順從之化而為慈即書所言可見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于其子

是所謂父不得而子也豈如子所說之意哉析讀上一節在尊為天子上見太孝此一節在德為聖人上見太孝○末句與以堯舜之道要湯例看○夔夔四句破其容有蹙之謬末句正在曉亦允若句看出此是字作此字看指書所云此為字作是字看是為句非正解古語言因此看來却像父不得而子一般豈如子所云臣父之說乎

萬章章全旨

此章見堯之禪位出于公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何是一章綱領以下詳舜有天下皆出于天總舜明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然天字又一章眼目要之舜有天下皆出于天而究其所以為天者則重于民故以太誓終之○章內言天處總是一樣不必分以行與事示之天為主宰之天相堯二十八載之天為氣數之天天視天聽之天為民心之天蓋氣數乃天定之期民心乃天意之形一而已矣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

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參序萬章問曰人相傳堯當日以天下與舜果有此事否乎
孟子曰無此理也蓋天下雖統于天子而天下之人之天下
凡為天子者不能以一己之私而
以天下與人豈堯獨能與舜哉
析講蒙引此節所答非所問意也所問只是下章不傳子之
意耳孟子不直答以其事之有無但言其無此理○按不能
三字含下天與人歸意註天下之天下即是天下人心之所
在猶言惟天下歸而與之天下非堯一人能與之但未明言
耳非天下人箇箇有分之說○萬章看與字做有心之與有
諸問有其事否當時如子喻子之之流皆借堯舜之授受為
一寔故章有此問天子句括盡一章本旨此天子實說末方
繳堯不
能與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參淺說章曰既非堯能與然則舜以匹夫而有天下也果孰
與之曰帝王相傳皆天之曆數乃天與之也蓋天者至大而
無外至公而無私者也故能以天下與人而堯特順乎天耳
析講麟士曰當時以傳子為德衰傳賢為盛事子喻子之
事所由來也孟子直斷為無此理而兩處皆歸之于天至究
所以天與之者則又以人歸為之本此等議論杜好雄窺竊
之心堅仁賢策勵之志皆關于
古不但評論往事為有判決矣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參淺說章曰天與之者果能諄諄然以
命之乎然則何所據以見天之與舜也
析講問意總見
天與之無據

日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

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參說孟子曰否天豈有言以命人哉蓋天意不可知而行

與事則可見天但因其行之出乎身與事之措乎天下者默

佑之使無不得而示以與之之意于不言之表耳

析講孟子亦不辨天不謬謬只把示字換他命字見命是顯

然有言示則默然意授矣出身曰行加民曰事如云德行事

業也而已矣言特如此而無他命之之言也行事示之之定

在下文此

處宜渾合

日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

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

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

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

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

之而已矣

暴按トノ又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參說說章曰所謂以行與事示之者必有可見之迹矣不知如之何其示也曰凡可以力為者人也而不可以取必者天

也天子能薦人于天言其可以理天下然不能使天必與之天下猶之諸侯以天子為天諸侯薦人于天子言其可為諸

侯然不能使天子必與之諸侯大夫以諸侯為天大夫能薦人于諸侯言其可為大夫不能使諸侯必與之大夫蓋舉薦

之責雖在于下而予奪之權寔操于上家國且然況天位之重乎昔者堯以舜之德居天位而薦舜于天不能必天之

受也乃舜之行事合于天而天受之以舜之德可治夫民而暴舜于民不能必民之受也乃舜之行事合于民而民受之

即此天人所受之處而天與之之意寓焉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析講薦人于天二句是主諸侯大夫是客爲諸侯爲大夫都有人天意况爲天子乎此三段總之泛言以起堯舜數句耳○薦人于天主禪受說兩受字有天順民歸意都說受于不言之表天受固是天示民受亦是天示下二節說天俱兼說民亦是此意但至末節始明言之耳天受民受之是在下文此處亦宜渾含○本說薦舜于天而又曰暴之于民正從民心驗出天意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參淺說章曰敢問薦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

其寔如何曰鬼神所在即天所在使之主祭是薦之于天也但見誠無不格而百神享之非天受之乎朝廷之事凡以爲民使之主事是暴之于民也但見事無不治而百姓安之非民受之乎天受之即天與之也民受之即人與之也天人交與皆天意所在帝堯不得而與焉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有天下天與之也

析講主祭主事皆舜之行事所在主祭如類帝禋宗之類神享在祥應上見如七政以齊便見天神格山川以奠便見地祇順主事即歷試諸艱之意如微五典綱百揆之類民安安字作服字看即五典克從百揆時敘四門穆穆意○蒙引此節所以發明天與舜之意下文又即其攝政之久與其踐位之際迫于朝觀訟獄謳歌歸者言之尤見其出于天與之意要亦上文天受之理也至末又引太誓之言以見上文所謂天與者繫自民心言之非天自天而人自人也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

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泰淺說然不但百神享其祭百姓安其治為足以見天之所與也觀夫堯在之時舜之相堯乃二十有八載其歷年之多而施澤于民者久如此此非人之所能為也皆天為之使之固結民心也是天與之意見于為相之時如此至于堯崩之後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若不敢當堯之禪而退居以聽天下或天下思堯德而歸其子也乃天下諸侯朝覲者久被舜賓接之禮也不之堯之子而之舜以奉命訟獄不決者久被舜欽恤之仁也不之堯之子而之舜以求平謳歌者久被舜好生之德也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以戴

德凡此人心之歸皆非人所能為故曰天與之也惟天之與舜避之而不可得夫然後不得已自南河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此雖答天下之心而寔承天意也向使不為南河之避不待人心之歸而竟居堯之宮逼迫堯之子則是篡位也其何以為舜哉是天與之意決于為帝之日又如此

析講舜相堯以下承上節推廣說見得特事治民安為天與自堯在時舜相之久即堯崩之後人心之歸無二非天也○二十八載重在施澤久下文朝覲訟獄謳歌之咸歸正根于此蓋舜方遜之民固就之益見非人為乃由天使之固結于二十八年之前乃致此響應于二十八年之後也未二句一友便見久而猶避豈是篡者所得借曰天與哉○必待三年喪畢而後避者三年以內丹朱行諛陰之禮舜尚攝行天子事也喪畢丹朱當嗣位故舜避之○冀州為帝都河在其南故曰南河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參達訛抑何以見人心之歸舜為天與耶泰誓曰天無視也其視皆從民之視天無聽也其聽皆從民之聽民心之所在即天意之所在民心之所歸即天意之所歸也斯言也即吾所謂民之歸舜即天與舜以天下之謂也知舜之天下出于天與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也析講大全蔡氏曰此節雖証朝覲四句而定總結通章禪天下歸之天論天與歸之民此古今之格論也

人有章全旨

此章以禹益為主見禹之傳子出于天而不得議其德衰也堯舜傳賢與仲尼伊周不有天下皆客也天與賢四句是一章大旨啓賢能敬句是一章骨子貴者至吾君之子也只敘事而未斷到丹朱之不肖節方承上而斷其為天意也益益之不有天下由于啓之賢而啓之賢便是天之與子非禹有心於傳啓不傳益也此則正意已畢下四節仲尼有德無薦而不有天下伊周雖有德有薦而遇繼世之賢君亦不有天下皆是餘意末一節總結上文正與天與賢四句相應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

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

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泰序萬章問曰人有言堯舜盛德故能公天下以傳賢至于
禹而德稍衰不及堯舜故私其天下不傳于賢而傳于子有
諸君之德果衰乎孟子曰人言不是聖人所為不然也天子
不能以天下與人又何能以之與子顧天意何如耳天與賢
則從而與賢天與子則從而與子皆非有私意于其間也則
與賢固盛德而與子豈德衰乎何以見與賢與子之皆天也
觀之民心而天意可知矣昔者堯薦禹于天任之為相十有
七年舜之心固欲與賢也及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
于陽城欲以天下讓之舜子也亦猶舜南河之避也乃天下
之民舍舜子而從之亦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
民心歸禹如此禹薦益于天任之為相七年禹之心亦欲與
賢也及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啓于箕山之陰亦猶
夫陽城之避也時則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此吾君
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
曰此吾君之子也民心歸啓如此
析講至于一字跟堯舜傳賢盛德來否謂人言不是不然謂
無是事也天與賢四句重與子一邊二則字見聖人承天意

○舉賢與子二句一篇大綱下文乃詳言之昔者舜薦禹以
下是說禹與堯舜皆欲與賢但堯舜與賢而民從禹與賢而
民不從以見禹昧嘗與子也○天下之民從之兼朝覲訟獄
謳歌言○舜薦禹於一段即民心之歸禹上見得天之與賢
禹薦益一段即民心之歸啓上見得天之與子下丹朱二段
正發明之文氣不斷直到皆天也方可露出天字來此處只宜隱含天字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
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
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
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
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並去聲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肖
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
天下而益不肖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卽爲非人力
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

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衆存堯夫民之從舜禹而不從益其故何哉蓋堯之子丹朱
不能肖堯舜之子商均亦不能肖舜已不足繫民心而舜之
相堯禹之相舜也一則二十八年一則十七年歷年既多施
澤于民久又深足繫民心此民所以不從堯舜之子而從舜
禹也至禹之子啓則甚賢能敬以承繼禹之道已足繫民心
矣而益之相禹也不過七年歷年少施澤于民未久又不足
繫民心此民所以不從益而從禹之子也夫同一賢而益之
相不久異于舜禹之相久相去如此其甚遠同一子而禹之
子賢異于堯舜之子不肖此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凡事
在人莫之作爲而予奪却就若或爲之者蒼蒼間有默定矣
天也在人莫之召致而窮通得喪不期自至者冥冥中有各
付矣命也大民之從賢從子皆出于天命此所謂天
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而非禹之有意傳子也

析講此節總論民從舜禹而不從益之故而歸之于天朱均
不肖只是不肖父之神聖耳禹舜爲相久見其能得民心也
禹之子啓賢賢字卽對不肖而言而賢之寔處只在敬字舜禹
益二句是總結上來作過文逼出天字來須講得有主客相
之欠近出于天非君之所能爲子之賢否出于天非父之所
能爲故曰皆天也其之爲四句推開泛說以天爲主命字正
見天之着落人處○大全蔡氏曰昔者舜薦禹于天至從舜
也是言與賢之事禹薦益于天至節末是言與子之事丹朱
六句是言天之所以與賢者也啓賢四句是言天之所以與
子者也皆非人力所作爲而自爲非人力所招致而自至者
也以氣數言謂之天以入皆限于此氣數謂之命○此節重
在子之賢不肖邊爲相帶說子賢則爲相者不論久近皆無
得天下之理故下四節專以繼世明禹益之事而不及爲相
啓賢二字是眼自賢既在子則與子亦是與賢矣敬字最重
禹繼堯舜之道全在一敬禹之道卽堯舜相傳之道朱均以
敬而失之舜禹以敬而繼之啓能敬以繼禹便是繼堯舜之
道矣爲以作爲言致以召致言爲在先致在後如爲善致福
爲惡致禍是也○天如君命如命令君命人去倣職事其奉

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命有兩樣得之不得曰有命命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個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修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意本朱子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衆淺說然不但禹益之事爲出干天也彼匹夫之微而有天下者非曰德爲聖人而天遂與之也其德必如舜禹而又有天子若堯舜以薦之者然後可以有天下故仲尼雖德不啻舜禹而無堯舜之薦終不有天下是仲尼之不有天下也天也析講匹夫不分有位無位俱是舜禹爲相時亦匹夫也對天子言之耳○匹夫節引起下節伊尹一節發明之末引孔子以爲誦大意重在益不有天下之故上還不重益又重在禹

非有意于子上亦不重禹又重天不廢繼世之賢上伊尹相湯周公不有天下一段不過申明下繼世一條

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衆淺說若夫有德有薦而亦不有天下者何也蓋天之意嘗在于繼世耳凡繼世以有天下者爲天心所眷顧非曰德不如聖人而天遂廢之也天之所廢必大惡若桀紂者不至如桀紂則天亦不輕廢之況其賢者乎故益與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又有天子之薦而遇嗣君賢亦終不有天下是益伊尹周公之不有天下皆天也析講天不廢繼世意最重正與天與子則與子意關合蓋之不有天下正由於此則禹非傳子意不辨自明繼世句沒論

暗指著啓合上節下二節皆以益爲主伊周孔子俱是客。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重在苟能嗣業卽不輕廢意繼世不廢則相臣不與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艾音又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大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一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湯所都也

參序以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言之伊尹相湯伐桀以王天下

其功業盛矣宜其有天下也及湯崩之後長子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年仲壬方四年皆幼冲不可以成祚於是立太丁之子太甲而大甲既立顛覆平湯之典刑伊尹于是因諒陰之制而放之于桐一年欲其顧乃祖之墓而興思也太甲乃悔過自怨以懲其既往自艾以治其將來朝夕于桐去其不仁不義而處仁遷義三年之間惟聽伊尹之訓已也故伊尹見其克終厥德復以袞冕自桐宮迎歸于亳奉之以君天下焉此伊尹所以不有天下因太甲之賢能嗣先業也知伊尹則愈知益矣

析講相湯致王言其德可王天下嗣者顛覆言其勢可有天下而天下不廢繼世故天下終歸太甲也二年四年之解當從程註考帝王歷年相繼次序丙王俱未嘗卽位且放之于桐既云借諒陰之制以行之則是湯崩而太甲遂卽位可知若依趙註則丙王已立六年如何復借諒陰之義放太甲于桐乎○天意已屬太甲則丙王之四年二年天若或促之也其三年聽訓者天若或啓之也句句要見天與太甲意放之者欲其悔過也必于桐者欲其顧湯墓而興思也於桐必三年者以其有三年之喪也處仁遷義卽自艾之實兼存心處事

太甲能改而為賢則天亦不廢之矣此每尹所以
不有天下知伊尹不有天下之故況賢如啓者乎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參差說周公之不有天下者蓋其值成王之賢猶益之于夏
有啓伊尹之于殷有太甲故也知周公則愈知益矣以此觀
之則有天下與不有天下固皆
天也三代皆然可無疑于禹矣

析諸合上節詳伊尹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以天意在繼世之
太甲成王知伊尹愈知益矣○按伊尹述其事而周公言其
意與周公本以証益也亦不効復則益以証周公知周公之
不有天下而益之不有天下益明矣反觀見繼世有賢君而
為相者必無得天下之理○引孔子伊尹周公以証益只是
論事不是論心蓋伊尹益尹周公原無得天下之心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授也或禪武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

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
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
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參大全孔子有言曰唐虞禪以天下傳賢夏后殷周繼以天
下傳子迹雖不同其為無私之義則一也皆以奉天命而已
矣觀乎此言則知禹之繼無異堯舜之

禪也又何疑于傳子而謂之德衰哉

析講此引孔子之言以明禪繼之義與上與賢與子句相應
禪繼須抑揚言之勿平對繼合於禪可見繼之心
不殊于禪之心也義一言皆奉行天意均之無私

人有章全旨

此章反覆辨尹無割烹要湯之事人言伊尹割烹
要湯違道以于進孟子却令尹始終出處皆出于
正者言之以斷其必不至枉道以要人通章以樂堯舜之道
句為主而正已正天下乃該一章之大旨非其義以詳言
伊尹以堯舜之道正已幡然三節詳言伊尹以堯舜之道正
天下吾未聞二節承上意斷以正天下由于正已必無辱已
之事未復引書以証其伐夏救民
之事亦見非辱已者之所能為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參序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欲得君而無計乃身為庖人因論宰割烹調之事喻及王道以要朱商湯使湯知而用之果有此事乎

析講大全輔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義理之學汲汲然志于功名事業以求富貴利達摧已辱身有所不顧故設為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割烹要湯蓋言身為庖人因論割烹而喻及王道使湯知而用之○顧騷士曰書蔡傳伊姓尹字也各摯詩集傳曰何衡伊尹官騷也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

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音洛

華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參序孟子曰人言非理伊尹所為不然吾嘗自其窮之所養與達之所施卜之矣蓋伊尹未仕之先原躬耕于有莘之野而誦詩讀書以愛樂堯舜之道焉遇安于貧志持其正盛德大業皆本于此設當其時非其義之所宜也即非其所樂之道也豈惟小者有所弗屑哉雖大而祿之以天下弗屑為也繫馬有千駟弗屑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豈惟大者有所弗苟哉雖小而一介之微不以與人而傷惠一介之微不以取諸人而傷廉其樂道之真無往或苟如此

析講樂堯舜之道在誦詩讀書上見此句為通章綱領所樂在道則必不樂非道故下二段俱設言非道以見其所守之不苟道即堯舜之道義即道之宜處如時而當受當與即堯以天下與舜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過時而不當受不當與即一介亦足以傷廉傷惠隨時處事而使合其宜則理之正

者始不失故孟子言王道必兼言義也祿之猶云官之爵之也
馬必用繫故曰繫馬○**太全朱子曰**義道兼舉體用而言也
一介干駒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
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
見其德之全耳○**存疑**此條卽其窮居之所守以見其無計
烹爨之事也祿之以天下四句要只是樂堯舜之道內事○樂
子卽其樂道而想見其行誼當如此非有事迹也○堯舜之
道卽精一之道危微之訓是也樂有心契神交意下辭受取
予卽樂道中作用至大者人所易貪今亦弗顧弗視至細者
人所易忽今亦必不傷惠傷廉上只說堯舜之道而又添出
義字來蓋道之宜處卽爲義故不可以非義非道對言當云
非其義也卽非堯舜之道也其弗視弗顧處正從堯舜授受
之意反証得來而又精之于一介者蓋細行不終終累大德
必一介不苟始完全得介道義見爲樂道之至耳○**饒氏曰**
孟子說義必說道宜古窮今只一個道義是隨時處事之權
要兩下看既揆以義又揆以道方可處事有合一時之宜及
揆以古道則有不合處道是體義是用義以事言道以理言

以事言則得其宜以理言則得其正然後爲盡善故兩言之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
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

哉
囂五高反
又戶驕反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然序及湯慕其樂道使人以幣聘之尹則知有道不知有湯
也囂囂然曰吾人出處審乎已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
若獨處畎畝之中而無求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而自得哉此
非欲終於畎畝也不敢輕出以藝堯舜之道也
析講說個聘字便與要字相反囂囂數語依然弗顧弗視之
胸次囂囂然曰只是托詞以觀其意之誠否而驗其可以有
爲否耳非欲終于隱也蓋尹之樂道乃達可行于天下而後
行之者故爲道自重如此何以猶言何用也此節言其始之
不輕出也○**蒙引**伊尹果無意于斯世何以爲聖之在也下
所述以道覺民非其夙昔所抱負者耶大抵囂囂然曰不云

者以觀湯意之虔否也若論伊尹堯舜君民之心則自獻畎中誦詩讀書以樂其道時便已惘然于懷矣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參序湯三使往聘之則必欲行其道矣伊尹見道之可行也既而幡然改其前言曰吾人出處又關于世與我終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祇獨善之心耳吾豈若以其道致君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以其道澤民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致君澤民使堯舜之道於吾身親見之乎今日也哉湯之聘有不可終辭者矣

析講此節言其始應聘之不苟三豈若字在出處上較量見得獨善一身不若兼善天下之為大而心勢其道不若躬逢其盛之為真也蔡虛齋曰始而嚮慕是堅已之志猶然弗顧弗視之心既而幡然是說湯之遇不是非義非道之比○幡然改亦非因湯聘而易初願蓋度湯可以為堯舜而已之道必可行于湯全是為道而出非苟于應聘也○三豈若字甚緊下一項又總承上二項○麟士曰前節豈若內重外輕之別後節豈若空言實事之別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當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覺之痛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

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
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參序吾所以欲應聘者度之君度之民而寔度之天也天之
生此民也知覺同且而先後難齊天欲使先知此事者啓迪
夫後知之人先覺此理者啓迪夫後覺之人使之同歸于知
覺也予于天所生民之中幸而爲先覺者也豈容負天之意
而不以覺民之責承乎天哉予將以斯堯舜之道所固有者
出而輔君致治覺斯民之所未覺也若使非予覺之則迷者
益深而悟者亦何賴誰爲予受其責哉我今日有不得不出者以此

析講使先知二句是說天意于夫民二句是說已之承天意
非予句決言不得辭其責也覺可以該知故下獨言覺朱子
曰事之當然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是也理之所以然如所
以當孝當弟是也程子云譬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
搖撼其未覺者而使之覺及其已覺也既無不少而亦未嘗
有增加滿一般耳喻先知覺後知二句極明白○道即堯舜
之道民即自有知覺之民要補出輔君以覺之意來○言天
以覺民之任付我我正申明所以應聘之意緊接上文良知人

所同具故不曰未知未覺而曰後知後覺知字淺故屬事之
所當然覺字深故屬理之所以然中同兩個覺字皆訓喚醒
是我喚醒他主施政教說如勞來匡直道德齊禮之類是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
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
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
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庸厥后爲堯舜其心
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
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
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
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參存疑卽尹之言而推其心尹思舉天下之民皆吾民也吾
必以堯舜之道治天下使民皆遂生復性各得其所而後已
之分盡但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由已不能以道濟
之卽若已寔推而納之溝中一般其情不能安義不容諉以

身而自任天下之重如此惟任之重則其責自不容辭當時夏桀無道民不被堯舜之澤者多矣故尹就湯而說之以伐無道之夏而救無罪之民使天下匹夫匹婦皆被澤也正以行其覺民之志而使是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也析講思字貫至溝中句寔從覺民念頭來堯舜之澤即堯舜之道所見諸政教者被澤兼遂生復性言上文覺民雖指教而養亦在其中蓋厚生為正德之本也民不被澤即已覺民之責有未盡故曰若已推而內之溝中此句正與上節堯子覺之句相應自任句不但言其所任之大須言其身任世道真切如此自字正與前後已字身字相照○王觀濤曰思天下五句是因其言而推其心故就湯一句是因其心而實其事總為下辱已以正天下下一句張本○自辨于有莘至此是敘述伊尹之出處下斷其無割烹要湯之事也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

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

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參存疑伐夏救民尹之所以正天下也割烹要湯辱已甚矣吾未聞枉已而能正人者也况乎卑汚苟賤為辱已之事更甚於枉已矣而能正天下又不止于正人乎決無是理也即尹之能正天下而其不辱已可信矣大凡古來聖人之行固不同也未仕之先或遠遁而隱或近君而見其既仕之後或不合而去或合而不去遠者去者潔身固也即近者不去者亦道有可就而非徇利以污已也要歸于潔其身而已矣伊尹聖人也身之不潔何為聖人而獨可污以要湯之事乎

析講上文言伐夏救民是以道正天下也此節上段即正天下而信其不辱已下段又即聖人而信其必潔已皆汎論其理以斷伊尹也不可況定伊尹說如云使尹不能正天下則

已能正天下必不辱已也使伊尹非聖人則已如其聖人必
能潔已也在已句伴說重下句遠近以未出仕而方出仕者
言去不去以既仕而去就者言歸歸要也重近與不去邊方
切伊尹○存疑自湯使人以幣聘之至况辱已以正天下是
舉伊尹從湯之始未以聞其無割烹要湯之事也○與我處
辭賦之中一條是伊尹欲從湯之言天之生此民一條是伊
尹自言所以欲從湯之意思天下之民一條是即上二條之
言而推其意至是無割烹要湯之意方議說出然即上三條
自任處觀之其意亦可見矣何也志在堯舜君民者決不割
烹要湯割烹要湯決不以堯舜君民為念也○按辱已自然
指割烹說然而無割烹要湯之意至此說出無割烹要湯之
語仍未說出蓋自耕莘至此節節句句可證明無割烹要湯
而寔無一節一句可說明無割烹要湯何也其明說無割烹
要湯却在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二句方
將上文登登而來者一舉結盡蓋文字收拾得方之妙如此
○遠而去者以重道其潔身易知近而不去者以行道其潔
身難知要
分輕重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割
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
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參序即如人言所謂要湯者吾聞其耕莘時惟樂堯舜之道
因而致幣聘道在尹而湯不得不求之
是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析講尹有堯舜之道湯不得不求來求之便是要此借要字言
其致湯之求○此二句與夫子之求之及
父不得而子語味相似故集註引以為証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官作
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參達說使尹有割烹要湯之事則必不能成伐夏救民之功
矣然伐夏救民之事固非無徵也觀諸伊訓有曰湯奉天誅
始攻桀于牧官由我相湯始其事于亳都也觀伊尹之言理

明義正自任之重如此曾謂辱已要君者而

能為此乎割烹之說何其敢誣聖人也
析講此引書以証伐夏救民之事見非割烹要君者所能為
須講得與上文相貫常說便覺隔斷矣牧
宮即築之宮在鳴條故書云造攻自鳴條

或謂章全旨

此章見聖人所主之不苟重義命二字蓋苟主以
主以于進也首節因其疑聖人之苟主而守義安命者失不苟
常之事以見其不苟所主重進禮退義四句三節更進一步
見處變尚且不苟而處常可知末節
舉觀人之法見其必無苟主之理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

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癰於客反疽七余反好去聲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
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進言生事之人也

參淺說萬章問曰或謂孔子于衛主衛君近狎之人為癰疽
者于齊主齊君近狎之人為侍人瘠環者果有此事乎孟子
曰此言非理孔子所為不然也乃好造言

生事者欲誣聖人以便己私故為此說也
析講戰國遊士每因匪人于進如商鞅因景監見孝公之類
每每誣聖賢以藉口雖孔子大聖猶有此議故孟子
證新安陳氏曰周禮天官有瘍醫瘍瘡癰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
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
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
自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雝如字又音鸞

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淵彌子衛靈公幸臣彌
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

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參淺說吾觀孔子于衛主于賢大夫顏雝由之家彼時衛君近狎莫如彌子瑕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因謂子路曰孔子舍雝由而主我則我爲先客于衛君而衛卿之位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曰衛卿有命存焉非彼所能爲也而何必主之夫孔子平日凡有進而用世也必從容遜順而以禮不易進也凡有退而引去也必果斷剛決而以義不難退也蓋禮義盡其在我也至于爵位之得與不得則道之將行將廢曰有命耳孔子之爲孔子如此則不特主衛得其人而主齊亦得其人可知而主雝由與侍人齊環則義之當退而不退是無義命之不得而思得是無命也於平日之言行安在也

析講主雝由而辭彌子則不主雝由可知孔子曰有命以上總是不苟主下乃推其素行而斷之敘彌子之妻三句見子路與彌子得以通言之故進以禮就平日無輕進上見退以義就平日無難退上見三句須看得有輕重如云進固以禮矣而退必以義重義邊得之固曰有命矣而不得亦曰有命

重不得邊照下無義無命看自見張南軒曰孔子非擇禮義而爲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令一者也高中玄曰命之當然處便是義如用舍是命則行則藏便是義宋儒安義則命不足道之說未免支離○子路以告者亦非欲附勢因孔子志在行道或亦從權如往公山之類耳○前有命專指衛卿之得言後有命泛指爵祿之得不得言○進以禮審而後進也退以義當退即退也當退不退是無義不當得而得是無命不必補禮字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貞子爲陳侯

周臣要平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阮然猶擇

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參達說且孔子不但無事之時不苟主也孔子道大莫容由
是不得志于魯不悅居魯而適衛又不得志于衛不悅居衛
而去之宋遭宋桓司馬將要于路而殺之孔子為道愛身遂
微服而過宋至陳當是時也孔子正當既宜不暇擇人而主
矣然猶主于昔為宋司城之官名貞子者今為陳
侯名周者之臣之家即處變不苟主况處平日乎
析講此節即處變之不苟主益以見處常之不苟主也不悅
于魯即受女樂事不悅于衛即視蜚蜮事當既何最重見得
死生之際宜不暇擇主即所主失人亦可為孔子諒而猶不
苟主如此則齊衛無事時可知邵二泉曰司城宋官名貞子
既仕陳而猶曰司城貞子者本其舊爵而稱之也○趙註司
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太賢亦無謂惡之罪故謚為貞子陳侯
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司城即司
空宋以武公名司空遂改司空為司城出左傳○孫疏司城
在司寇之上司馬司徒之下其位則六卿中也○太全蔡氏
曰司城雖宋官名此時必奔陳故仕為陳侯周臣曰臣明非
癰疽侍人之流也○宋記孔子自衛適曹及去曹適宋與弟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
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遂
去宋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歲餘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
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主者而其人可知
參達說要而言之邪正不同人各從類蓋徵諸觀人之法乎
吾聞觀近臣之為人賢否何如惟觀其為何人之主遠人主
之者或君子歟或小人歟而近臣可知矣矣觀遠臣之為人賢
否何若惟觀其所主之何人其所主者或君子歟或小人歟
而遠臣可知矣矣彼癰疽瘠環即近臣也孔子之至齊衛即遠
臣也孔子固大聖人而瘠環則小人之尤者也若主癰疽與
侍人瘠環則所從非其類矣何以為孔子若
是孔子必不主癰疽瘠環矣好事何容誣哉
析講此節即觀人之法以見君子小人各從其類而君子不
與癰瘠為類失無主之理也觀遠臣何是主上句是伴說

蔡虛齋曰此亦即上二節而申明之如于衛主雖由不主彌子于陳主貢子便見得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既是孔子必不主癰瘡以盡上二節之意○吾聞二句泛說觀人之法以其所為主者看他為何等人之主也以其所主者看他主何等人之家也○註中類字最妙以觀近臣之法推之則知癰疽侍人必不為孔子所主以觀遠臣之法推之則知孔子必不主癰疽侍人也

百里章全旨

此章據奚之去虞入秦見其賢智斷其必不于主也○中節只敘事末節方是斷語自晉人以至宮之奇諫總見虞君驢貨懷諫起百里奚不諫一句而百里奚不諫一句又起下智與賢也○末節賢智二字自是通章眼目蓋智者必知食牛于主之為汚而賢者必不肯為自鬻之事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

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也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王秦穆公也○參序萬章問曰人自言百里奚欲致君而無由乃自賣于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借此事盡心因以于穆公使穆公知其賢而用之信有諸乎孟子曰此言非理百里奚所為不然乃好事者為此說以借口也○析講孫疏史記云晉獻公既崩百里奚以為秦穆公廢于秦受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奚賢欲車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之穆公釋其囚授之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秦養牲者是穆公嬖倖之人○顧麟士曰五羖大夫必即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純之義言其節儉也史記與自鬻之言盡妄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

乘去聲

虞號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號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

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秦序欲知奚食牛于主之說即其出處之大致觀之乎嘗聞之百里奚本虞國人也嘗仕于虞時晉人欲并虞號而有之用荀息之計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求假道于虞以伐號虞臣宮之奇以道不可假進諫

虞公虞公不聽百里奚因而不諫

析講此節敘其去虞入秦之由以為下節辨誣張本說个虞人便見始非秦相敘假道一段又夾入官之奇是為奚出脫總見虞君驕貨懷諫有奇之諫而不行然後奚可弗諫也此節只重百里奚不諫一句○註云奚知其不可諫及去之秦是用下文語此節只敘勿議且勿出○孫疏僖公五年冬十一月晉滅號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王

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奚字井伯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卿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于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

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參蒙引：夫百里奚之不諫，非不能諫也。康公不可諫也。知康公之不可諫，而因去之，秦當其時年已七十矣，是其歷練老成，更事已多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之爲汙也，尚可謂之智乎？而奚非不智者也？其不可諫而遂不諫，識語默之宜，也可謂不智乎？其知康公之將下而先去之，見幾之哲，也可謂不智也。及去秦時，爲秦所舉，知穆公之可與有爲而行，其說也，而輔相之擇，主之明也，可謂不智乎？以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于主爲汙矣，且奚非獨智焉，而已其相秦也，取成定霸顯其君于天下，而芳聲令聞可傳于後世，不賢而能之乎？則決是賢矣。既是賢者，則必能自重，若自鬻其身以成就其君之業，卽鄉黨間稍稍自愛者，不爲而謂賢如奚者，而

肯爲此事乎？人言之誣斷可知矣。

析講此節就去虞入秦及相秦有功之智且賢以斷其無食牛于主之事也。知康公知字不重，是言當其去虞入秦之時也。若重知字，講未免犯下文智字矣。曾不知猶云：設使尚不知也，顯其君子天下如三置晉君一救荆禍併國拓地用霸西戎皆是，鬻是求用于始進之時，成是成就于既用之後，成其君謂成就其君之霸業也。○蒙引：自知康公之不可諫，凡四段當以首一段爲主，下三段皆以推明此意相秦至末凡二段則重在下一段。○按此說極有見蓋首一段統下三段俱有之矣。其二段則申首段中不可諫三段則申首段中知康公四段則申首段中去之秦也不如此看則下三段贅矣。○言奚智則辨知食牛爲汙故曰重首段言奚賢又辨不自鬻以于主故曰重下一段皆確論也。○知康公知與三段平看相君一段案起以存其案。○智以所知言賢以所爲言。

孟子卷之九

四庫全書

三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205